

(元)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

《西廂記》註釋彙評

下冊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《西廂記》註釋彙評

下冊

(元)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西厢记》注释汇评/(元)王实甫原著;周锡山
编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
ISBN 978-7-208-11879-9

I. ①西… II. ①王…②周… III. ①杂剧—剧本—
戏剧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元代 IV. ①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8807 号

責任編輯 楊柏偉 周 珍
封面設計 王小陽

《西廂記》注釋彙評

(元)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

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.ewen.cc)

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

常熟市新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張 107 插頁 12 字數 1472,000

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879-9/I · 1194

定價 280.00 圓

(全三冊)

《西廂記》註釋彙評

下
冊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

唐六如先生文韻

清俠名著（嵩陽念庵居士手輯）

目錄

驚艷	蘭麝香仍在，佩環聲漸遠	•	一一一
借廂	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	•	一一一
酬韻	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	•	一一一
鬧齋	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	•	一一一
寺警	繡幡開遙見英雄俺	•	一一一
請宴	我從來心硬，一見了也留情	•	一一一
賴婚	虛名兒賺誤我	•	一一一
琴心	別恨離愁，做這一弄	•	一一一
前候	管教那人來探你一遭兒	•	一一一
鬧簡	半晌擡身，幾回搔耳，一聲長嘆	•	一一一
賴簡	便做道摟得慌也索虛咱	•	一一一
後候	從今後由他一任	•	一一一
酬簡	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	•	一一一

拷艷 他說小姐你權時落後

哭宴 倩疏林你與我挂住斜暉

驚夢 嬌滴滴玉人何處也

• 一二九

• 一三〇

• 一三二

蘭麝香仍在，佩環聲漸遠

有若近若遠者，而人以物留矣。夫蘭麝佩環，驚身所有，實珙心所留也，是以流連不去乎。若曰：茲者朱門寂寂，粉堞巍巍，小姐安在耶？小姐遠矣。逗「在」字，逗「遠」字。乃獨於人去之後。睇眇既窮。轉若有可即而不可即者。何予我以無盡之慕也。恰合題神。落句悠然。

小姐呵芳徑留踪，不覺心猿欲放，所恨梨花之乍隱耳，借梨花引出「香」字。而竊以爲未隱也。思其臭之如蘭，尚拂襲人之氣。

春陰鎖翠，空教意馬爭馳。所期鶯語之非遙耳，借鶯語引出「聲」字。而無如其已遙也。念伊人之如玉，難遲禁步之聲。不有蘭麝乎，香則喜其仍在矣。出題安頓有法。隨手放「香」字妙證。

不有珮環乎，聲則惜其漸遠矣。

昔聞賈女之香可竊而諧百歲，不願小姐之贈我以芍藥，而願其貽我以蘭麝矣。不知小姐之心許我否，隨手放「送」字。但從懷想之餘，而覺青衫芬鬱有著之而欲透者，此在張生身上。亦淡亦濃，與綠柳之煙相結。顧柳煙句。此衣香之裊裊耶，抑小姐之芳魂，暗出斜扉外也。應作是想。

昔聞漢皋之珮，可解以訂相思。「珮」字妙證。不願小姐之報我以瓊瑤，而願其投我以珮環矣。不識小姐之意屬我否，但使徘徊之頃，而覺素神飄揚，此在崔身上，有隨之而不停者。乍高乍下，偕青禽之轉爭鳴。顧鳥雀喧句。此佩玉之珊珊耶，是小姐之玉趾，潛移曲檻邊也。

想夫深閨弱女，誰無蘭麝之薰，而一觸冰肌則其香倍遠。香與珮，何幸也。誰無佩環之系，而一經微步，則其聲倍和。

吾獨怪小姐之既去，不若香與聲之繞於我側也。從此羈旅萍踪，願在體而爲香。親玉質之無瑕，惹春風而不散。普天下有情人，均有此願。願在裳而爲珮，系楚腰之一搦，垂錦帶以輕搖。吾深望小姐之相憐，意似香與珮之置於其身矣。又作二比，局法整齊。

小姐念我耶，何以流芳未歇，綿綿生幽谷之情。又東二比，句法齊整。

小姐忘我耶，何以餘韻將沉，杳杳有冥鴻之想。

夫安得東風一陣，吹小姐使之出。又安得遊絲千丈，裊小生使之入耶。忽落東風遊絲句，匪夷所思。

雙文既去，張生更從何處着想？霹空造出香與聲，真是見神搗鬼也。文代爲摹擬，恍是真正有香，真正有聲，令吾讀之，猶在字裏聞出香來，行間聽出聲來，的是繪聲繪香之手。

你不合臨去也回頭望

情牽於望者，怨生於情矣。夫珙豈真怨鶯者，特以情之難致，轉若鶯之望爲可已耳。若曰：吾今而始悔，傳神。昨者之多此一見也。然思我有慕於你，你不必有戀於我，此亦漠不相關矣，吾又何恨焉。夫老母之威嚴如此，你豈不畏懼之乎。

既曰畏懼之，則於萍客之踪，有去之弗顧耳。豈其潛行芳徑，動人桃花人面之思。風流幽艷。

抑曰畏懼之，則於遊人之迹，有見之疾趨耳。豈其擅出香閨，竟學馬上牆頭之盼。

乃回頭之望何爲者。

想夫眉纖新月，腰軟垂楊，我之心醉於你者多矣。然此皆美人之常也。獨是櫳門將入，此際已絕望於你，而秋波一轉，有令我黯然魂銷者，不得謂之寡情也。先作一跌，然後轉到不合，人情入理。使你之身心，不難自主，我正深幸其多情。如難自主也，則臨去低徊，夫亦可以不必矣。

想夫鶯語嬌傳，香塵淺印，你之留意於我者多矣，然此或適然之事也。獨是梨院將歸，彼時已罔冀於你，而杏臉斜回，有令我悠然神往者，不得等於陌路也。使你之出入，有可自由，我豈不圖其注意。如不自由也，則回頭顧盼，夫亦覺其多事矣。口吻畢肖。

天下惟閨人之瞻矚，最足以娛人。茲則若有心，若無心，欲置也而不忍置。是羊車入市，看殺衛玠；而魚鮪返閤，望殺張琪也。奇想天開。回思柳外之俄延，竟成一夢，我能無嘆自於你也哉。

天下有偶爾之流連，不勝其後悔。茲乃若有意，若無意，欲行矣而不遽行。是回頭一笑，百媚俱生；回頭一望，千愁頓結也。天然妙對。轉憶花間之邂逅，無限傷懷。我能無惆悵於你也哉。

而今而後，倘再與你相遇乎，我亦不欲望你矣。更妙。

如雙文之美艷，即不回頭亦豈忍置之。不合之爲言，非真謂其不合，情至則怨生也。文緊承上文，說來句句是回頭體態，句句是不合神理，並無一句說煞，亦無一筆與臨去秋波相犯，而構思之巧，吐詞之秀，無不各臻其妙，真風流領袖也。

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

良夜不虛，而相思又歸著矣。夫相思苦境也，而生若甚樂，則以此夜之投正耳。琪曰：我之於鶯也，自花間乍遇，而

相思已透於骨髓矣。相思二字有來龍。雖然，兩心未照，不得謂之相思也。今幸矣，往日淒涼，空染文園之病；今宵酬贈，足驚道韞之才。

芳春虛度。就鶯詩說。我固知其難度也；蘭閨寂寞，不殊雲館之蕭條。

長嘆應憐，我自爲之相憐也，牆內愁吟，似識廂中之客意。然則小姐竟許我爲知音。有知音焉，則生感矣。感之至，感慕見相思根蒂。則有所不忍忘，而迫爲相思。

我竟得小姐爲同志。有同志焉，則生慕矣。慕之至，則亦有所不能釋，而結而爲相思。

小姐既去，從小姐去，落到吾去。而憩息於香幃。新愁和漏永，低頭不語對銀缸。

我亦將去，而徘徊於斗室。隻影待更殘，抱膝無心揮玉軫。

今夜之相思，非復仍前矣。我思其貌，則宜嗔宜喜，較親於初見之龐。點可喜龐兒。

今夜之相思，非猶夙昔矣。我思其聲，則如瑟如簧，倍切於隔花之語。照瀝瀝鶯聲。

且也爲之思其步，則徑紆行慢，恍如洛女之凌波，勝覓香塵之底印。照步香生印泥淺。

且也爲之思其衣，則風過香生，宛若荀郎入座，能留旬之清芬。照風過處花，花香細生。而深我思者態也，曲檻閑憑，有

花鼓柳彈之嬌，覺風前却立，照垂柳晚風前。其態未全。而永我思者情也，新詩屬和，有夫唱婦隨之樂。覺眼角遙傳，照臨去

秋波。其情猶淺。

月色其溶溶矣。又從自己詩說。而皎然入我懷者，偏覺其嬋娟，則我之相思，月姊諒之。

花陰其寂寂矣，而嫣然娛我目者，倍呈其鮮好，則我之相思，花神鑒之。

我初不意有今夜也，我亦何幸有今夜也。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矣，夫安得小姐之芳魂，入我夢中，即爲驚夢伏脈。一訴

相思哉。

酬韻非生所料也，酬韻之篇，幾於傾心吐膽，更非生所料也。君瑞此時那得不驚喜欲狂。篇中千回百折，實實還他相思，實實還他投正，覺一日相思十二時，無此情種。君亦自有所思歟，何言之親切也。

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約

祈於佛者，事褻而心誠也。夫幽期密約，豈可以告我佛。而珙以成就祈之，將冀有一誠之格乎。生曰：珙處洛下，鶯處河中，相距甚遠也。佛寺之遇佛若爲之引矣，佛自不得擅干。尤願吾佛之始終之也。

蓋鶯之性情，梅香知之。梅香休劣，誰使之不劣乎。頂上三句唱出佛字。鶯之舉動，夫人主之。夫人休覺，誰使之不覺乎。至於籬頭暗吠，雄如寶座象玉鳴；牆角遙驚，猛似蓮臺獅子吼，可作犬賦，又恰是普救寺中犬。則犬兒之惡，亦大可恐怖也。又誰使之不惡，等於象降而獅伏乎。發慈悲心，運廣大力，頓筆有力。非吾佛不爲功也。

佛啰，證身金界，雖五蘊之皆空。此是要佛之恕之。

佛啰，閔念凡夫，奈六根之未淨。

佛啰，教秉如來，當來垂鑒。此是要佛之憐之。

佛啰，寺名普救，宜救相思。

佛啰，如珙之與鶯，可締同心於百歲，早移來撮合之山。此是謂佛之證明之。

佛啰，如鶯之與珙，曾私一笑於三生，善付囑氤氲之使。

佛嘍，婆心素熱，忍看我欲斷肝腸。此是謂佛之必救。

佛嘍，法眼宏開，忍見伊空留顧盼。

佛嘍，度我以般若航，離苦海而入愛河。此是謂佛之當救。

佛嘍，沃我以清淨水，滌六塵而降三昧。

佛嘍，陰爲之調護，芳晨良夜，好開方便之門。此是謂佛之當如是救。

佛嘍，默佑於虛空，旅客闍人，共證風流之果。

佛嘍，以戒珠照此昏衢，勿令曲院尋香，不識西來之路。此是謂佛之不可不如是救。

佛嘍，以慧劍破諸煩惱，勿令蕭齋卧月，徒牽夢幻之緣。

佛嘍，幽期得遂，吾當一心皈依，五體投地。此方是寫題面。

佛嘍，密約如諧，吾且重光寶刹，再整金身。

佛嘍。

千呼萬喚，驟讀之是文人戲筆；細思之，却是張生至情。即使吾佛無靈，亦當叫活起來，況大慈大悲，有感必應者乎。
語云：慧業文人，應生天上。具此錦心繡口，定不得以凡夫目之。

繡幡開遙見英雄俺

僧也而英雄，非凡僧矣。蓋和尚者，英雄之退步；而英雄者，菩薩之本色也。君子知惠明於是乎不凡。若曰：俺自

一人空門，自惠公悟後語。而生平之豪氣，幾無以自見矣，今乃得一見生平也。

幾聲鼓，一聲喊，俺去矣！

以誦誦之鼓，易而爲徵伐之鼓，調侃得妙。一鼓豈足以作氣。然陷敵衝鋒，有俺在而鼓聲乃益壯。

以諷讚之聲，而變爲吶喊之聲，先聲豈足以奪人。然潰圍侵援，有俺在而喊聲乃益高。

俺去矣，何必擁大纛於行間。而柳映花遮，宛列堂堂之陣，則繡幡開也。解元試憑高而望之，有聲有色。遙見夫鐵棒摧時，海波翻矣，山岩振矣，而俺惟是挺然一往，竟同獸起鳥伏之勢，非英雄焉有是也。解元以風流人，風流慈悲，何處更用得着。而見英雄俺，必且奮弱爲強也已。

何必見高牙於馬上。而風馳電掃，儼如正正之旗，則繡幡開也。大師試極目而送之，遙見夫戒刀指處，天關撼矣，地軸搖矣，自是驚天動地。而俺而過蕭然一身，直走金戈鐵騎之中，非英雄而何敢然也。大師以慈悲人，而見英雄俺，必且轉驚爲喜也已。

夫自以爲英雄者，飛虎將也。然伊英雄假，不若俺英雄真。分別得妙。降幡之豎也，在此行矣，佛力雖云可恃乎。而憑虛莫濟，不得不托英雄於俺。擁華幢而奪赤幟，俺有進無退耳。筆力勁圓。

抑共以爲英雄者，白馬將也。然俺英雄去，方得彼英雄來。應合得妙。捷旗之至也，在此行矣，神威雖曰可憑乎。而安坐無爲，不得不讓英雄於俺。離香藹而犯風塵，俺旋往旋還耳。

向也聞殿角之春雷，雄心暗動，英雄未遇，共有此想，不獨吾師。無如削發披緇，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向也聽松梢之風雨，殺氣時騰，不謂提刀仗劍，英雄有建績之時。

請觀今日之蒲東，是莽和尚得意語。竟是誰家之小姐。

其聲勢如海上奔濤，天邊怒雷。披讀之下，恍見普救寺前，繡幡開處，有一赤身露頂莽撞和尚，直跳出來，不獨半萬賊兵不足當其鐵棒一指，即白馬將軍統領大隊人馬，滔滔潸潸而來亦無此等聲勢。余於釋氏最愛智深長老，今觀惠公又覺珠玉在前。

我從來心硬，一見了也留情

自吐其心者，一往情深矣。夫紅既自以爲心硬，而其於張也，亦一見留情耶，敢則是小鬼頭春心動也。紅曰：小姐不嘗云乎，從見了那人兜的便親，天然妙證。何交淺言深耶。雖然，情之所鍾，神情畢肖。良有是事也。

我竊有以自揣焉。以夫人視我，雖非掌上之珠，然亦不離香閣矣。大有身分。即或閑行別院，一任伊桃李爭春，而我心中之牢不可破者，豈自昔然也。先頓「從來心硬」二比。

以小姐視我，同是閨中之秀，則固不識蕭郎矣。即或偶步芳叢，哪管伊燕鶯作對，而我心之斷不可移者，寧到今異也。意生雖多情，將奈我何。顧生不應有此才貌也。似反責張生，妙。

以貌則河陽再世矣。風月襟期，不待姓氏既通，逗出「一見」來。始入閨人之念。

以才則鄴下重生矣。文章魁首，不待恩施既重，才繁弱女之懷。

是故不見則已，一見而心之堅者，失其堅矣。夫我之心，向亦自信，孰不謂梵寺歸來，而繾綣流連之意，亦不覺油然而生矣。曲折赴題。

抑不見則已，一見而心之定者，難爲定矣。夫我之心，原不易搖，孰謂春風暗後，而纏綿愛護之思，亦不覺肫然至也。由是而食之頃，寢之時，時殷企慕。目中無生，意中若有生矣。如是方謂之「留情」。

由是而花之朝，月之夕，遙寄相思。意中有生，目中若有生矣。

向者僧齋致語，疊疊可聽，我所以拒之者，特爲其造次以陳辭，其實已心許之。向者法會趨踰，依依近人，我所以諒之者，特怪其倉忙之無謂，其實已心照之。噫！如生者真我見猶憐矣。阿紅善站地步。

紅娘何嘗心硬，若心硬，便不留情矣。其自言心硬者，正越見得留情之至也。從以前說起，直打算到以後，幾於膠漆相投，萬難刻捨。吾知既到書齋，必有許多勾引張生處，却是作西廂記人代他瞞過耳。

虛名兒賺誤我

爲虛名誤者，不言怨而怨深矣。甚矣，虛名誤人不少也，而誤及青春之女，尤可惜耳，鶯能不怨其母之賺乎？若曰：嘗讀《詩》至《蓼莪》之篇，而歡親恩之罔極也。我不幸抱終天之恨，猶幸而有母可恃。從父說到母，是孤女至情。拊畜我，顧復我，爲「誤」、「賺」我反照。當無不至而今何如哉！

大凡娘之於女也，必爲其覓良緣。良緣成矣而不成，慈親諒不若此矣。

抑娘之於女也，必爲其擇佳偶。佳偶得矣而不得，愛女固當如是耶！

博一擲之采，以圖幸全，是孤注我也，句有映帶。我之處此甚危。

懸千金之軀，以爲重賞，是香餌我也，娘之待我已薄。

雙頭花蕊，自此舒乎。娘亦約爲雙頭蕊也，人亦共知之也，即將上文說來，筆筆如畫。然不過名而已。